

本以为是 训龙记 上手之后 秒打脸

本报记者沉浸式体验迎龙灯活动

锣鼓铿锵，龙影流光。迎龙灯是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民俗仪式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记忆。近日，记者来到象珠镇官川村，亲历热闹非凡的迎龙灯巡游。蜿蜒长龙穿街而过，灯火璀璨、人声鼎沸，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，感受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。



盘龙现场

序幕 喧闹前的片刻宁静

14时许，记者驱车赶到官川村。停好车后，记者一路向村民打听，寻找龙灯所在的位置。循着提着麻酥、香烛、纸灯的村民指引，记者见到了龙头全貌：以竹篾为骨，金黄绸缎裹身，鬃须浓密，龙身两侧悬挂着200余颗龙珠。

记者感到疑惑的是，这条龙为何蒙着双眼？

现在龙头还不能开眼，要不然龙就提前飞走了。一旁的村民胡红星笑着为记者解惑。另外，据抬龙灯的队

员胡左臣介绍，这条厚重硕大的龙，重达190公斤，需要8名青壮年合力抬起，如此庞然大物，果真能舞动出凶猛澎湃的气势吗？

继续往村中深处走去，沿途景象更显热闹。沿途平均每经过三户人家，就能看到搭起的宴饮大棚，透过半敞的房门，便能看见一桌桌丰盛菜肴已摆好。一位熟识的村民热情邀我进屋吃饭。

待会儿的龙灯大戏，可是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厨师的翻炒声、灶台的烧火

声，在烟火雾气中格外热闹。

18时一到，开场前难得的静谧被彻底打破，时间仿佛按下启动键。外围道路上，交警维持秩序；背街小巷里，消防员列队巡查；广场上，特警警示灯闪烁，对讲机里不时传出指令。街巷中，各灯桥分段的小队长低头商议，锣鼓声阵阵，如同急促的心跳，现场气氛不断升温。广场礼堂中央，龙头就位，龙身越接越长



记者(左一)体验迎龙灯

记者手记

开场 体力与技艺的较量

龙头往里！前面第三队，慢一点！顶住

记者被涌动的人群一步步推向前排，靠近龙灯。耳边全是舞龙队员之间默契配合的喊话，语气坚定、指令清晰。正是靠着这样的默契，上千人组成的长龙方能运行不悖。

冲出围观人海，龙灯近在眼前，龙身飞速奔跑。头戴钢盔的安保人员守在人群最前方，及时将靠近的孩子一把护住。

盘龙现场激烈紧张，行动先于言语，本能快过思考。一切都在以秒计算，稍有迟疑，就可能发生碰撞。

趁着盘龙节奏稍缓，记者从最外圈钻入龙身，没想到龙身瞬间提速。记者

猛往前钻，耳边响起木头摩擦的嘎吱声，凳板险些擦过额头，惊险地侧身躲过，只觉一阵风掠过脸颊。

在龙身中段，记者向一位队员轻声打招呼，临时拜了位“师父”，从他手中接过桥灯。沉甸甸的桥灯压在肩上，记者不由自主重心前倾，咬牙坚持。没过多久，肩膀的酸胀感便开始蔓延。

还没等记者和师父多说几句，前方灯桥节奏瞬间突变。此时，不知从哪伸来一只手，猛地拽住我的右手往后一拉。不到半秒，因前方急拐倾斜，榫卯结构嘎吱、折叠，险象环生。记者还没回过神，桥板已不受控制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拽着我往前冲。龙头向外猛翻，锣鼓铿锵，呐喊震天，巨龙要翻身了。

千万不要放手！脚不要停！戴头盔的安保人员朝这边大喊。记者死死攥住灯柱，可桥灯如同脱缰野马，根本拉不住。鞋子在沙地蹭动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双腿渐渐跟不上躯干的节奏，身体先一步力不从心，眼看就要被狂舞的板桥直接甩出场外。

放手！放手！慌乱之间，灯柱还是脱手了。师父几乎在毫秒间隙立刻上前，稳稳顶上。记者僵在原地喘息，方才还扛在肩上的那一节桥灯，早已消失在奔腾流转的灯阵漩涡之中。

纵观整条长龙，每节桥灯因所处方位不同，速度、力道全然不一。所谓迎龙灯的技巧，正是眼观前路、预判形势，在电光火石之间做出本能的临场决断。

终场 首尾角逐被 驯服

22时许，历经3个多小时的辗转腾挪，头尾之间，不知多少次调头、被堵、挤回内圈、再重新突围，龙头终于从人群与街巷的夹缝中挣了出来。那股被憋了许久、带着温度的红光，瞬间铺满了整条老街。

我本以为，最激烈的部分已经过去，接下来该是从容平稳的游灯。可身边村民一句：还没开始，等龙到大马路上对街，才是真正的较量。

话音刚落，浑然一体的龙身，顷刻之间分成两端，龙头与龙尾，从同一条阵线上的伙伴，变成了互不相让的对手。

记者注意到龙尾一侧的一位村民，

手臂抖得厉害，脸色发白，眼看就要握不住手中的灯柱。记者立刻上前，学着其他人的样子，伸手去搭一把力。双手刚抵住那根被拉得近乎扭曲变形的灯柱，一股巨大的力道便猛然传来。

顶住！他声音已经沙哑。记者被猛地往前一拽。整条龙被拉得笔直，红光映照下，硬得像一根烧红的铁条，在两拨人之间微微震颤。

往下沉！往后坐！旁边有人低吼，脖子上青筋凸起，汗水在灯火里反光。

记者也沉下身子，脚后跟死死蹬住地面，把全身力气压在绳索上，与对面那股蛮横的力量僵持。

然而，龙尾终究抵不过龙头的重量。几轮拉扯之后，记者明显感觉到脚下的力道在散。就在这一刻，绷到极致的板桥与灯柱突然一松，随即又是猛地一紧。

根本稳不住了。记者的双脚几乎离地，人被力道拖着向前蹭行，不是奔跑，是被硬生生带出去。僵持多时的力量越过临界点，瞬间溃散，只能跟着龙头的方向踉跄前冲。

停下时，记者弯着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胸腔里火烧火燎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身边的人也大口喘着气，脸上蒙着一层薄灰。再回头一看，记者等人已被龙头拽走20多米。

肩扛龙灯 背负传承

此次亲身参与，我多次在与板凳龙的角力中落败，被这头“神龙”彻底驯服。也正是这一轮轮实打实的体验，让我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下，彻底改写了对于板凳龙的认知，心中油然而生出对这项民俗的敬畏。

再隔着屏幕看迎龙灯，那些盘灯、翻身、对街的画面便不再是遥远的镜头，而是真切烙印在脑海里的记忆。掌心的刺痛、空气中弥漫的硫磺与烟火气、高亢的呐喊、酸胀到发麻的肩背，全都清晰可感。

我不禁在想，究竟是怎样一股力量，能让整条街巷在夜晚沸腾。

官川村村民胡双龙的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：腾飞的是龙，更是我们村蒸蒸日上的经济，是血脉，是百年传承，是村民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祈福。

官川村的龙灯传统，从清朝起始便有说法，确切地说，自新中国成立后便一直延续。无论风雨阴晴，从不间断。官川早年因牛背山枣树结双仁，因村民创制蓑衣而声名远扬，也正是靠着这股勤劳肯干的精神，村子一步步发展，经济日渐腾飞。

但在热闹背后，我也感受到一丝隐忧：龙灯的传承何去何从？不少村民坦言，如今会迎龙灯的老手渐渐老去，急需越来越多年轻人顶上，这更多是出于一份责任。扛在肩上的不只是龙灯，更是一整个村子的团结与担当。再苦再累，也是全村的荣耀，这份重担，必须一代代背下去。

融媒记者 吕硕